給在席的人唱首歌

——探訪老兵的教育意義

網上一則指師生探訪老兵的帖文，引來粗言圍攻，雖經澄清漸息，卻令筆者們反覆思量。蘇定遠伯伯九十八歲，當年投筆從戎、鏖戰緬甸，這樣的生命見證，豈是幾張照片所能輕慢？歷史從不只在課本裏，更在眼前可觸可握的雙手之中。為熱血學子辯冤，也為在世老兵留一份敬意，正是這篇文字的本心。

早前在社交平台見到一則帖文，帖主見到某本地中學師生到老人院探訪臥病在床的退伍老兵，斷言是國民教育科純粹為了「打卡」的「擺拍」。網民留言不乏粗言穢語，隨着老人院等方面主動澄清已漸次消弭，但小風波卻不期然讓筆者有種種反思。

投筆從戎定遠之志

事件涉及的老兵蘇定遠伯伯，今年已98歲。他在數年前曾做口述歷史，本文篇幅所限，僅節錄他參與抗戰的部分。據長沙市抗戰文化委員會、抗日戰爭紀念網等所作訪問，蘇伯伯在1944年初中畢業，恍如東漢再鑿西域的名將班超般投筆從戎，因此父兄為他從原名「文思」改為班超的侯爵爵號「定遠」。

蘇伯伯參軍後被分配到孫立人將軍麾下，鏖戰緬甸八莫、南坎等地。蘇伯伯被分發於新一軍38師防毒排。「防毒排主要任務，是用衝鋒槍掩護使用火焰噴射器的士兵。日軍依靠地形和森林，建了不少碉堡、交通坑等防禦工事。火焰噴射器有效射程達30米，每次大部隊進攻前，我們都先用烈火摧毀日軍的防禦工事。」這是蘇伯伯的口述追憶，如今在香港鹿頸、山咀、黃竹洋等地，都有日軍於日暮途窮前夕逼迫原居民興建的防禦工事，部分堡壁甚厚，也有鋼筋結構。而蘇伯伯當年在前線不單面對日軍主力，中緬邊界的雨林環境較本港惡劣萬分，瘴癘惡疾毒蟲猛獸比比皆是。上文的「用衝鋒槍掩護使用火焰噴射器的士兵」，火焰噴射器面對的，是躲在防禦工事後日軍的槍炮，說是死裏逃生絕不為過。近日筆者與學生到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田野考察，有特展「青春向延安——抗戰時期的愛國青年」，愛國青年跨越山海奔赴延安固然可歌可泣，我們更絕不應忘懷在最凶險前線拋頭顱灑熱血的老兵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高中中國歷史科的教與學範圍，甲部從西周至十九世紀中葉，乙部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末，歷代帝王將相，與學生隔着課本與課堂電子簡報，在在遙不可及，加上歷史探究能力的考核，往往着重啟疑、批判、評鑑、反思、辨偽等思維能力。在試卷中，學生按照不同史料去作答，但浩如煙海的考評教學，若干佶屈聱牙斷爛朝報竟與學生有什麼關係呢？當同學學習過老兵故事，再親身到老人院探望，眼前所見、握手觸及的前輩，原來經歷過宛如地獄修羅的災厄，始知歷史的教與學原來有着淪肌浹髓入骨入血的共鳴。

筆者自網上公開資料與朋友交談，得悉是次老人院探訪，絕不是單次打卡之舉。教育界與民間一直有同工與熱心人士，矢志傳承歷史經驗，探訪老兵、到戰場遺址清理垃圾……這些都是難得的親身學習體驗，更是生命教育的實踐。「前人為我哋嘅付出，係用佢哋嘅血、汗，甚至生命換來，所以今日一切得來不易，希望學生明白呢一點，尤其係對老兵關注」，老師數年前帶學生到軍人墳場，和當時101歲的陳炳靖將軍一同獻花，悼同儕憶亡

梁迭起博士　香港珠海學院建築學系助理教授
陳諾衡博士　香港大學核心通識課程導師



▲ 2025年9月9日，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，柴灣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的老師帶領24位學生前往探望抗戰老兵蘇定遠伯伯。（柴灣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網站）

魂，聽着陳將軍低語：「我準備死，但我活過來，我好慚愧……好慚愧。」行文當下將軍已仙去數載，不禁令人眼角微潤。我們也欣然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等官員，去年上門探訪三位在港並曾參加抗戰的老兵，表達慰問和關懷。

另一方面，隨着近年國際學界對（非）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重視，探望老兵狀況、承傳軍人家國情操也有了新的面向。香港軍事遺跡重要性馳譽國際，在口述史、地圖繪製、攝影、測量、傳播、鑑賞和策展等學術專業領域極具價值。除保育軍事遺跡本身，熬過戰火前輩用碧血以生命寫就的動人故事，絕不能及身而止。「二戰軍事建築文物」與「二戰經歷記憶」殆無疑問，是值得代代傳承的（非）物質文化遺產。

還熱血師生一個公道

按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》，非遺「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，被不斷地再創造，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，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。」而持續探訪親歷者、老兵等，正是一種可持續的非遺傳承和重現。這些傳承其中一項脆弱之處，便是親歷者會年老會凋零，因此及時的口述歷史紀錄和探訪，自是間不容髮。

在軍事歷史以外，筆者擔任大學宿舍舍堂導師良久，探訪舊生請教前人經驗，兼及紀錄口述歷史是平常之事。探訪工作未必有定時，但有一條戒律是代代相傳不能違反——珍惜在世者。與其懷念哲人已逝，在沉睡終古後才搜其餘暉，為何不好好對待仍在世之人？

筆者在社交平台看到參與同學留言，提到幾年來探訪老兵，早些年還能分享蛋糕與唱歌，近來因前輩狀態不穩而心痛的所思所感，令人動容。反觀**好事者指鹿為馬，抨擊師生打卡云云之說法，以自私眼光猜度人心，漠視同學與前輩多年友誼，貶低學子的高尚情操。為同學仔辯冤白謗，係明事理者應有之義。**

最後，筆者想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、奧斯威辛集中營幸存者艾利·維瑟爾（Elie Wiesel）的名言：「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，自身也是見證者。」（Quiconque écoute un témoin le devient à son tour.），當我們傾聽了創傷與歷史證詞，便承擔了傳遞記憶的倫理責任，從單純的旁觀者，轉化為共同守護真相的見證者。

是的，給在席的人唱首歌，別留待老人家缺席再將思念講穿。